



楔子

深秋的盘龙山，风云变幻。

远处的云团海浪一般翻滚在山峰之间；近处的云烟薄如透明的蝉翼，透出浓淡相宜的水彩，氤氲洇染。清亮的山溪如同一条银色的飘带，沿山涧蜿蜒奔流，在峰回路转处积聚成一汪清潭。清潭之上，几座浅黄的教学楼掩映在云霞一样的枫林之中。空阔的操场上，一群人挤成一个“疙瘩”。

“黑子和黑士龙打起来了。”

有的大呼小叫，有的摩拳擦掌，有的探身观望。

立刻，汉川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热闹起来，人声鼎沸。

“黑阳阳和黑士龙打起来了。”体育委员王飞风一样跑进老师的办公室。

黑子血红着眼，左手抓着黑士龙的手腕，右胳膊伸



直,右手虎口张开,卡住了黑土龙的脖子。黑土龙毫不相让,整个身子斜倚着墙,歪着脖子,也斜着眼睛,嘴角流着血,右手紧紧抓住黑子的衣领,左手用力抓住他的手腕,努力往外推着,试图挣脱。

王家雨试图上前把他们拉开,却被黑子不断叫嚷的脏话和不时飞起的脚吓得退后。

黑子和黑土龙僵持着。

黑土龙和黑子在同一个村,是一对掰不开的臭脚丫子,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,像六月的天一样说变就变。他们刚一起策划了一场集体失踪事件,目的是让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们赶回家过年。可三天没过,他们就打了起来。一旁的王家雨、王飞真担心周密的计划会因此泡汤。

黑子原名叫黑阳阳,因为他脸有点儿黑油油的,调皮的小伙伴黑土龙为了好玩就给他封了这个“雅号”。黑子的妈妈去世了,爸爸和后妈常年在外打工,他和奶奶相依为命。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与人计较的底气,对绰号只好听之任之,后来“黑子”比他的本名的名声大得多。

黑土龙的爸爸和妈妈五年前办养鸡场亏了十万元。万般无奈之下,他们只好扔下黑土龙和他的姐姐,去北京打工,一去就是五年。也许是怕别人堵到家门口要



账,也许是为了省下几千块钱的路费,总之,这五年里他们一次家也没回过。士龙十七岁的姐姐去年也去北京打工了,留下士龙和爷爷奶奶一起待在老家,也留下士龙来实现一家人的愿望——好好读书、出人头地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黑士龙不但没好好念书,还成了个调皮捣蛋的主儿。

班主任白天牧老师呵斥着挤到人群里的时候,黑子和黑士龙已经滚成了一团。

当他们滚到白老师脚下的时候,不得不停了下来,然后松开对方。他们慢吞吞地站起来,虎视眈眈地瞪着对方,互不服气。

“有啥可看的?回教室。”白老师的目光环顾了一圈。

同学们不舍地散开,纷纷走向教室,黑子和黑士龙相互仇视了一眼,像两头互不服气的犟驴。

“你们还等什么?今晚家访!”白老师厉声喝道,望着地上散落的几件破衣服。

于是,黑士龙抹抹嘴巴上的血,用力提了一下裤子,狠狠地瞪了黑子一眼,松松垮垮地走向教室。黑子急着蹲下身子,去收拾地上紫色的挂坠和一颗颗晶莹的珠子,泪珠也像断线的珠子一样稀里哗啦地滚落下来。这是妈妈留给他的太阳石挂坠,妈妈希望黑子像太阳一



样充满活力。黑子时刻把它挂在脖子上,特别是妈妈去世后,他更离不开它了。他带着它,如同妈妈在身边。但是,黑子龙野蛮地把它拽坏了,这才让黑子疯狂起来。

白老师蹲下身子,帮着黑子收拾地上的珠子。收拾完后,他站起身,目光与黑子的泪眼对视了一下,示意黑子把东西全交给他。黑子迟疑了一下,望着白老师的目光,只得照办。

白老师接过黑子手里的挂坠和珠子,然后拍拍他的肩膀,示意他回教室。没等黑子起身,白老师就转身径直走向办公楼。

黑子望着白老师的身影,依然泪眼蒙眬。他说不清心里是委屈还是感动。妈妈活着的时候,总是省吃俭用,但给他买衣服或吃的东西时,总是那么慷慨大方。他感到非常委屈,他没想到爸爸竟然寄来一堆旧衣服,更没想到后妈会这么狠心,只让他穿这些旧衣服。他自言自语着:“还是爸爸呢,倒不如白老师对我好。哼,只是给点儿钱够我和奶奶过生活罢了,拿我们当猫狗打发着。哼,我黑阳阳没有你们也不会冻死的。”

他扔下刚包好的衣服,用衣袖使劲地擦干眼泪,不想让同学们看到自己流泪的熊包样。他猛地起身,用力踢散脚边的衣服,任凭衣服散落在地,径直走向教室。



一 白老师的苦心

晚上，吃完饭的黑子一直忐忑不安，摊在桌上的作业本也无精打采似的，被钻进堂屋的风偶尔翻动一下。他在等着白老师的到来，他要把今天打架的理由说得更充分一些。奶奶坐在院里的柿子树下，象征性地摇着蒲扇，不声不响。

突然，阿黄汪汪叫着跑向门口。

外面传来院门被敲击的声响，接着是白老师“黑子的家吗”的声音。

没等奶奶站起身，黑子就像坐在弹簧上一般，腾地弹起身子，小跑到门楼下打开了大门。他真想拒白老师于门外，可还是支支吾吾地说：“白老师，小狗不咬人。”说着，他用脚轻轻踢了踢阿黄，呵斥着，“不许乱叫，躲窝里去。”

阿黄乖乖地摇着尾巴跑了。



黑子朝白老师苦笑了一下，张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奶奶已经挪着身子到了院门口，白老师说：“大娘好，我是阳阳的老师，姓白。”

奶奶凑过身子，伸了伸脖子，想努力看清白老师的脸：“白老师呀，阳阳常说起您的好啊，快进屋坐。”

黑子不知道此刻自己的表情是怎么样的，但觉得脸僵硬得像一块石头，后背已经湿漉漉的了。

“不了，大娘。我来找个人，让黑阳阳领着我。”白老师说完，就拽着黑子的胳膊说，“黑阳阳，我们出去说吧。”

黑子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跟着白老师走出了胡同，到了坡地晒场边的树林。

白老师一边走着，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串东西递到黑子手里。

黑子接过来，不看便知道是自己的太阳石挂坠。他接过带着白老师体温的挂坠，温暖自然传到心底。他没想到白老师竟然把散落的珠子和挂坠重新编织起来，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挂坠被没收了呢。他突然哽咽起来，欲言又止。

白老师先开了口，指着一块光滑的石板说：“坐下吧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今天不怪你。黑土龙不该对你说



那么难听的话。”

黑子默默无语，满肚子准备辩解的话突然卡在喉咙里，泪水却冲了出来，说：“他说我是没妈的孩子。最无法忍受的是，他野蛮地把我的挂坠给扯断了。”

“我已经批评黑士龙了，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还说要向你道歉呢。”

黑子啜泣着，默默地想着：我本来担心他会把集体失踪的秘密计划报告给老师。还好，黑士龙还是蛮守约的，再说，我们几个人是拉过钩的。其实他说的也对，我就是没妈的孩子呀，妈妈已经走了五年两个月零八天。爸爸电话里说给我买了羽绒服，谁知弄了一包破烂寄来。当时，我不该在同学们面前显摆的，不该和黑士龙打赌。再说，我应该愿赌服输，应该抵销他欠的暑假作业代劳费的。

“别这样，你不是要做个男子汉吗？一点儿委屈就受不了可不行的。”白老师借着月光看到了黑子脸上的泪花，“我已经把散落的衣服给你包好了，你明天把它带回家吧。”

白老师从兜里掏出来一封信：“哦，这是你爸妈寄回来的信，回家后读给你奶奶听听。”

“好。”黑子终于有机会从嗓子里挤出来一个字，接着又说，“白老师，都是我不好，让您操心了。”



“哈哈，哪里的话，你们的爸妈不在家，生活、学习的问题当然就由我代管了。”

黑子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。积聚多时的委屈，还有对爸爸的埋怨和想念，泄洪一般决了堤。

“黑阳阳，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容易。就是为了能让你接受好的教育，让你生活得更好一些，他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在大城市里漂泊，忍受许多人的歧视，忍受生活的重负，忍受对家乡的思念，忍受对你们的牵挂。他们的愿望就是你们能出人头地。可是，你们这样下去，对不住自己的爸妈啊。”白老师语重心长地说。

黑子还是感到心里堵堵的，说：“爸爸娶了别的女人，已经不要我了，他带着那个女人给我生弟弟或者妹妹去了。”

“你爸妈的情况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白老师说，“你故意把后妈的照片塞在鞋垫底下，后妈得知后也原谅你了啊；你把后妈娘家的猫按在水缸里淹死，后妈得知后也原谅你了吧。其实，你后妈也是很疼你的。”

“全是伪装，他们就是不要我了。”黑子说着，又呜呜地哭起来，“哼，谁稀罕他们呢。”

“不说这些了。今后，有什么委屈就跟我说，就当我是你的爸。”



黑子的眼泪又一次涌出来：“谢谢白老师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”

白老师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老师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”

黑子哇的一声哭出来，不由得扑进白老师的怀里。他突然有了一个新的依靠。爸爸的怀抱对于黑子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，只是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只在梦里有过。

过了一会儿，白老师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还要去黑土龙家看看。”

“我陪你去吧，去他家的石板路不好走。”

“不用了。你该回家了，作业还没写完吧？你奶奶会记挂你的。”

“白老师，您千万小心脚下，我送您到他家巷口。”

“好吧，多说会儿话。回到家中，记得先给你奶奶读信呀。她对你爸爸妈妈也是朝思暮想呀。”

他们闲聊着，一会儿就到了。黑子指指说：“第三个门，朝东的就是。白老师，您要当心。”

“好的，明天见。”

回到家，黑子就撕开信封，给奶奶读起信来。奶奶不住地念叨着黑子爸爸的小名，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。



此时，白老师已经坐在了黑土龙的家里，和黑土龙的爷爷奶奶攀谈起来。

“是不是娃儿在外又惹了乱子？这孩子，一点管教也没有。我们这把年纪，只是个摆设罢了。他那作孽的爹呀，舍下我们一点信儿也没有，我们就孤苦伶仃地熬着哟。”黑土龙的奶奶指着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的黑土龙说。

“大娘，我只是顺路来看看。”白老师把脸转向黑土龙，觉得不能再给老人添负担了。

“土……土龙，还……傻站着干……什么呀？给老师倒……倒杯……杯水喝去。”爷爷冲着黑土龙说道，声音断断续续的。

“好。”黑土龙答应着去倒水，却不小心把杯子摔在地上，啪的一声，杯子碎了。

黑土龙的奶奶忙弓着身子去收拾地上的碎片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总改不掉冒冒失失的坏毛病，啥时候能长大哟。”

黑土龙尴尬地苦笑着，连说：“我再去换个杯子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该回去了，还有很远的路。你们两位老人要照顾好自己。”白老师摆着手，起身离开。

黑土龙望着白老师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里，越来越模糊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



第二天，到了学校，黑子和黑土龙异常地安静，这让他们的“同党”感到有些异常。

一天过去了，白老师还是没有提及黑子和黑土龙的事，这让黑子一直战战兢兢的。

黑土龙也突然变得服服帖帖，和黑子又好得成了一对掰不开的臭脚丫子。汉川镇中心小学六年级三班异常平静，反而让同学们有些不自然的感觉。

黑土龙与黑子开始形影不离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“留守儿童自助小组”的，黑子是组长，黑土龙是组员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密谋的集体失踪事件还处于进行时。可没有想到，另一场意外发生了。

一天上午，白老师迟迟没有来，这可不是他的风格。平时，总是预备铃还没响起，他就已经到了教室门口，观望着同学们活蹦乱跳地做游戏，或者询问一下某些同学的家庭情况。因此，他已经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，心里有一份份翔实的学生档案，更何况他还进行过一次次特殊的家访。

上课铃响后，他还是没有走进教室。

“哎呀，没想到白老师也迟到了，看他今后如何批评我们。”王家雨幸灾乐祸地说。

黑子站起来，白了王家雨一眼，走到他跟前：“你能少生点儿事吗？你也就今天没迟到，你还想逞什么能？”



王家雨可不敢惹人高马大的黑子，哼哼唧唧地说：“我可没那意思。昨晚白老师去我家了，跟我爸拉呱儿拉得挺热乎。没想到，他走后，我爸拧着我的耳朵扇了我几个耳光。”

“你就是欠扁。不然你今天又会迟到的。”黑子舒了一口气，猛地话锋一转，“噢，对了，也许白老师去你家回来晚了，当然就需要多休息一会儿。”

王家雨也不是个好惹的茬儿，不服气地说：“我的头小，可扣不上你这么大的帽子。我可没嫌白老师来得晚。”

“我说的是‘也许’，你懂‘也许’的意思吗？”黑子可不把王家雨放在眼里，仅仅凭着自己高出他半个头的实力，就多了底气，他厉声呵斥道，“大家在上课。你要再影响大家的话，就请你出去。”

王家雨看着黑子摆出了要拉他出去的架势，翻了一下白眼，忙闭上了自己的嘴巴。

过了半节课的时间，辅导员刘老师走进教室，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刚得到消息，昨晚白老师家访回来，在王家岭的山路上不慎跌了一跤，住进了镇医院。白老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接下来的课由我来上。”

“哼，王家雨，这回就你幸灾乐祸了吧？”黑子冲着王家雨恶声恶气地说。



“刚才还嘴硬呢。”

“还连累了大家。”

“这次考试，我们班可麻烦了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王家雨就像一只闭气的青蛙，不声不响地耷拉着脑袋。

辅导员刘老师没听到刚才黑子和王家雨的争吵，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呵斥道：“安静一下！白老师很快就会康复的，请同学们安心上课。”

于是，教室里恢复了暂时的宁静。然而，黑子的心里却一直翻腾着，他很想去医院看望白老师，恨不得马上就到白老师的病房里。

放学后，黑子和黑土龙、王飞、刘浩然一同去了镇医院。病床上的白老师似乎一夜间就消瘦了许多，脸上还有被不知是树枝还是荆条划破的痕迹。黑子顿时心疼得眼里涌满泪水，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语。

白老师勉强挤出笑容说：“你们咋来了？我没事的，很快就能出院了。你们要认真听课，刘老师是个很不错的老师。黑阳阳，班里的事情，你要多费心。特别是刘老师代课期间，要嘱咐同学们严格遵守纪律，要维护咱班的荣誉。”



黑子不住地点头，强忍着眼里的泪水。他真担心眼泪会不争气地涌出来，忙把目光移向窗子。窗子像一个相机镜头，把落日的余晖定格。被渐次染红的云霞仿佛拨出的水彩，山尖如同宁静的海水中钻出的海岛。落日悠悠地沉进山石的后面，云霞也渐渐失去了刚才的绚丽光彩。

白老师和同学们说了什么，黑子也好像没有听进去。

“黑阳阳，你们早点回去吧！山路不安全！”白老师的话猛地把走神的黑子拉了回来。

“好的，我们过几天再来看您。”黑子应声说道。

“我没事的，你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吧。”白老师笑了一下。

“白老师再见。”黑子和几个同学离开了白老师的病房，分头赶回自己的家。



二 学生的别样报答

路上，黑子的脑子一直没有闲着，他在想一个问题。

黑土龙看着不声不响的黑子，说：“有什么心事呀？瞧你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。”

黑子摇摇头，说：“没什么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白老师放着好好的城里不待，偏偏跑到我们山村里来？”

“你没听说吗？白老师是来支教的。”黑土龙说。

“这个我知道。去年他就该回城里了，可他还是留在这里呀。”

“听说他城里的对象吹了。还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你真是瞎掰，他老是待在我们这里，人家城里姑娘哪会跟他呀。”

“你说为什么人都爱往城里跑呢？”



“那里好挣钱呗，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舍下我们去城里挣钱了，可白老师就像傻帽一样来了我们这里。”

“注意用词。白老师或许是有什么牵挂呢？一定是对我们的牵挂。你没听说吗？报纸上还登了白老师的事迹，题目好像叫《对留守儿童的牵挂在他心底流淌》。”

“有什么可牵挂的？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们了，他们就知道钱钱钱，哼，该死的钱。”

“谁和钱有仇呀？其实，他们在城里打工也不容易。”

“反正比家里好。要是城里不好，他们就会回来了。”

黑子快走了几步，停在黑土龙面前：“咱俩别瞎扯了。我觉得咱们应该给白老师买些补品送去，让他补补身子。”

黑土龙愣了愣，说：“好啊，可是我们拿什么去买呀？我家可是勉强过日子的。你知道的。”

“知道知道。其实，我家也不好过。可咱也不能无动于衷吧。”

“实在不行，就把我家的那只大公鸡宰了。”

“哼，你奶奶保准舍不得。”

“也许吧，上次一个人出 30 元钱都没买走。那咋办呀？反正不能袖手旁观。”

“也许会有办法的。”



说着说着，他们不知不觉到了家。

黑子说：“回去后，你好好想一想。”

“好吧。明天见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黑子早早地在村口等着黑土龙。一看黑土龙的身影，他就喊着黑土龙的名字，急切地跑上去，问：“有办法了吗？”

“明天吧。”

“你哪能这样呀！你的鬼点子都到哪里去了呀？”黑子不满地说。

“你急什么呀！我说的是明天正好是周六，天时地利人和。”

黑子立刻喜笑颜开，说：“快说说。”

“暂时保密。”

“要不，我还帮你写作业吧。”

“咱们路上说吧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黑子不住地点着头，兴奋地和黑土龙并肩赶往学校。

等黑土龙说出他的点子后，黑子不由得竖起大拇指。

周六一大早，黑土龙就到了黑子家门口，学着狗汪汪叫了两声。

黑子闻声跑到门口，看到黑土龙夹着一个破编织袋，举着一根钓鱼竿，就嘿嘿笑了两声，然后冲着院里